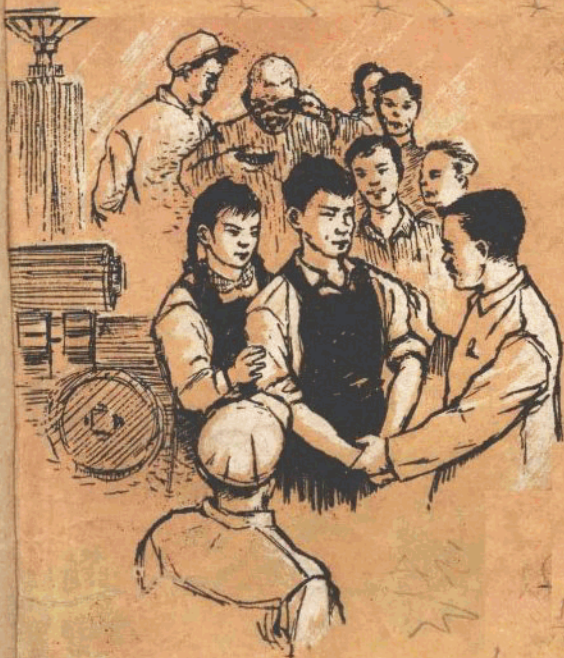




电影文学剧本

慧眼丹心

张漠青 陈 克 连裕斌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介 绍

这个电影文学剧本，是根据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罗木命的感人事迹，加以艺术的提炼而写成的。剧本以抗美援朝为背景，着力塑造了青年工人馮志清的英雄形象，细腻地通过他的劳动生活和爱情生活，揭示了体现在人物身上的工人阶级的高贵品德。他虽然在支援朝鲜前线的生产中，因工伤事故双目几乎失明，但在党的关怀和群众帮助下，鼓起勇气，竭尽所能，又在生产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此外，剧本还刻画了刘书记、李素芳、小周等几个有一定独特个性的人物；在人物描写、情节构思和某些人物的语言等方面，也颇能体现电影艺术的特点。

海，波涛汹涌。

黑色的海燕闪电般在浪花上掠过。

一座临海美丽的城市呈现在我們眼前。

字幕：一九五〇年，在南方的一个城市里。

激越的音樂富于感情地喚起了我們的回忆，現在，它有力地把我們帶回到抗美援朝那个庄严伟大的时代里去。

—

一幅巨大的写着“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朝鮮”的标语向镜头推进，浩浩蕩蕩的游行队伍高呼着口号，唱着抗美援朝的歌曲向镜头涌来。

在海滨的馬路上，游行队伍望不到边。

馮志清，一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工人，身体强壮，面目清秀，两眼熠熠有光。他騎着自行車，困难地繞过游行队伍，閃开人群，緩慢地向前行进。但愈来愈拥挤的人群，使他不得不停下車来，推着自行車走。他心中十分焦急，但又无可

奈何。

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工人，汗流浹背地从后面跑上来。他一面跑，一面喊：“馮志清！馮志清！”

馮志清回轉头来：“哦，李华！”

李华：“快走呀！参加志愿军的，厂里开始报名啦！”

馮志清焦急万分地：“这怎么办？快不了！”

李华：“来，我带头开路，你跟着！”

于是馮志清索性扛起自行車，跟着李华，拼命向前挤去。

二

他們终于来到“滨海农械厂”的大門前。

大門边貼着一幅惊心动魄的宣传画：在鴨綠江边滾滾滾浪、战火弥漫的背景上，一个朝鮮妇女，怀里抱着一个男孩，身边跟着一个女孩，在破碎的家园前徬徨着，一双仇恨的眼睛看着远方。画上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：“我們能置之不理嗎？”

厂內的广场上早已挤滿了工人。

李华、馮志清挤进人群。

馮志清一手拉住在前面走着的一个青年工人的肩膀說：

“小周，拿着什么？”

小周是一个浓眉大眼，个子粗壮，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工人，他把手上的紙張晃了一下，回答道：“报名参加志愿军

的决心书唄！”

李华：“大伙都貼了？”

小周：“可不，办公大楼的走廊都貼滿了！”

馮志清：“走！”

三

車間里，工人們在写决心书。

一只因激动而颤抖的手抓着毛笔在写决心书：“美国鬼子实在太欺負人了，要給他点厉害看看，我坚决要求参加志愿軍，不把美国鬼子赶走，决不回来！”后面簽上“馮志清”三个字。

馮志清把毛笔丢在桌子上，把决心书一卷，大踏步奔出車間。

这时，厂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沸騰着，人声嘈杂，拥挤不堪。

喇叭筒在喊叫：“各科、室、車間負責同志，請你們馬上到党委办公室开紧急會議。”

厂里的每条路上都有人在大声爭論，有人举着拳头，做着手势，有人在匆忙地奔跑……馮志清在人群中左冲右突，好不容易才跑到办公室前的走廊上，走廊平时是黑板报的园地，现在已貼滿决心书和保証书。

顧师傅——一个五十多岁的、头发灰白、身材高大健壮的老工人——指着决心书，大声說：“李华写得好！”接着

他念道：“‘强盜在我們邻居放火，快燒到我們身边了，我們不去救火，不去赶走强盜，让它来燒到我們身上么？’对！說得对！”

馮志清使劲地挤着，把决心书貼到黑板上去，一个工人指着馮志清的决心书，拍拍他的肩膀說：“小伙子，說得好，要給他点顏色看看！”

馮志清笑了笑，挤出人群。

三三两两的职工在交談。

林技术員：“朝鮮話听不懂怎么办？”

工人甲：“叫你去打美国鬼，又不是去跟朝鮮老百姓聊天。”

工人乙：“打仗也要依靠群众嘛！”

，又几个工人走过。

“听说朝鮮很冷，搽鼻涕不小心，就会把鼻子搽掉！”

“你准备个棉套子把它套上好啦！”

“鑄造車間的女工也貼了决心书哩！”

“別听她們胡鬧，妇女們还是看机器合适，打仗是咱們男子汉的事。”

四

馮志清在人群中发现了李华，喊：“李华！”

李华猛然回轉头，馮志清挤上去，对他說：“咱們过去打仗的本事，现在又可以用上了！”

李华：“别高兴得太早，不一定批准的。”

馮志清：“怎么？”

李华：“还要看条件。”

人群里小周突然插嘴問道：“打美国鬼子还讲条件？什么条件？”

李华：“参加志愿軍的条件唄！”

小周認真地：“只要是中国人，就有条件。”

李华：“小周，你想得真简单！”

小周迟疑了一下：“这……这……管他呢，这是志愿嘛，无论什么条件，我总去得成……”

人們哄笑起来。

李华搔了一下正在发呆的馮志清說：“你还在这儿干什么？有人找你哩。”

馮志清腼腆地笑了笑，钻进入群，搜索着他所要寻找的人。

远处，一个年青的女工，也在人群中抬头四顾地寻找着人。她叫李素芳，衣着朴素，身材适中，健康丰满，黑油油的短发，红喷喷的脸，眼睛灵活美丽，鼻子端正，眉毛修长。她正朝着馮志清的方向挤过来，当她突然发现馮志清时，眼睛里閃着一种异常动人的光采，她侧着身，加快脚步，迅速地朝他挤过来。这时馮志清也发现了李素芳，也迅速地挤过去。

馮志清：“素芳，怎么样？”

李素芳领会地点点头：“貼了！”

兩人順着人群的流动，走出了厂門，来到大街上。街上行人熙攘，几个中学生在墙上粉刷着抗美援朝的标语。在一片空地上，围着一群人，在观看宣传队演出的街头剧。另一堆人在听着一个青年的演讲。一辆宣传車徐徐地駛过，車上的喇叭筒广播着抗美援朝歌曲。

时近黄昏，落日的余輝把金凤树梢染上了一片金光。他俩继续走着。

馮志清：“素芳，我心里真紧张，就象十年前参军时那样，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。”

李素芳：“你就是性急。”

馮志清：“我可沒你那么耐性。”

李素芳：“这是我的缺点。”

馮志清：“这怎么是缺点呢？”

李素芳：“咱們俩脾气不一样。”

馮志清：“干嗎要一样呢？”

兩人同时笑了。

他們走到笔直的海堤上，这时夜色已蒼茫，路灯亮了，行人也少了。

几支探照灯在夜空中来回交錯，时而交成一点，时而分散。

李素芳自言自語地：“又要打仗了！”

馮志清問：“怕了嗎？”

李素芳：“怕我就不报名了，我是想，我們胜利还不够一年，大家都想好好建設，好好安排生活……”

馮志清緊握着拳頭搶着說：“這也好，帝國主義要打仗，我們就一拳把它揍爛……”

他們站在海堤上，海浪拍打着海堤，發出沉重的吼聲。
遠處，海濤拍擊着岩石，激起水柱。

李素芳望着馮志清嚴肅的臉孔，愛撫地問：“你怎么不說下去？”

馮志清：“我今晚想得特別多。寫決心書的時候，我想起了爸爸、媽媽、哥哥是怎么死的！”

李素芳拉着馮志清繼續往前走，她有意岔開馮志清沉重的心情，低聲說：“志清，這兒今晚好象特別美……”

馮志清沉思地：“是呀，今晚這兒特別靜，特別好……打完仗，咱們還是回到這工廠來……”

李素芳：“我還沒想得那麼遠，到那時候，不知變得怎么样了！”

馮志清：“不管怎么變，還是不離開這兒。”

李素芳：“當一輩子工人嗎？”

馮志清：“你高興嗎？”

李素芳：“我……我不想老呆在一個地方。”

馮志清：“這麼說來，咱們的脾氣倒真有一些……”

李素芳搶着說：“不一樣！”

兩人又同時笑起來。

海面上，隱約傳來輪船的汽笛聲。他們繼續往前走。

馮志清：“現在黨委會一定正在討論名單，劉書記看到我的名字，一定會說：‘馮志清嘛，好，讓他去！’”

李素芳：“劉書記看到我的名字，也一定會說：‘李素芳嘛，好，讓她去！’”

五

夜深了。

馮志清、李素芳在宿舍前面的籬笆前分手。馮志清躍過籬笆，正想回宿舍去。

小周氣喘喘地跑過來，喊：“馮志清，你跑到哪兒去？我到处找你……出事故啦！”

馮志清：“什麼？”

小周：“名單公布啦！”

馮志清緊張起來，一把拉住小周問道：“公布了？誰批准了？”

小周：“哼，咱倆都沒份！”

馮志清：“李華呢？”

小周：“他批准了！”

馮志清：“走，找劉書記去！”

他們飛向二廠里跑去。

六

楼梯轉弯处被一张桌子拦着，桌子后面站着 一个女秘书，她狠狠地张开双臂，拦阻着拥挤在桌子前面的一群青年工人。馮志清走上去，莫名其妙地望了他們一眼，一个工人对馮志清咧了咧嘴，意思是說：不許上去！

馮志清对女秘书說：“同志，我要见刘書記。”

女秘书：“刘書記今晚不会客。”

馮志清：“同志，我不是客人，我是这儿的工人。”

女秘书：“都一样！”

馮志清突然用力敲一下桌子，大声吆喝起来：“干嘛这么官僚！”

女秘书：“你說誰？”

馮志清：“为什么不許见刘書記？”

女秘书解释地：“同志，你冷静点，刘書記在开会，可是找他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，搞得會議开不下去，你曉得这个会嗎？它也和抗美援朝有关系，它比接见你要重要得多……你們都回去睡觉吧！”

馮志清狠狠地：“不回去！”

这时，李素芳和几个青年女工也挤了上来，李素芳拉着女工們挤到桌前，对女秘书說：“同志，讓我們上去！”

她們跟女秘书磨菇起来。

馮志清拉住小周，指一指楼梯，做了一个翻过去的手

勢。小周点点头，把背脊靠到楼梯扶手的墙上，于是馮志清双手抓着楼梯的扶手，两脚踏在小周的肩膀上，纵身一跳，翻过了楼梯。

女秘书：“哎哟！你……”她追了上去。

小周搬开桌子，大伙跟着跑上楼梯。

七

他们在厂长室门口跟女秘书吵嚷起来，她靠着门，又同情又不满地拦着……

厂长室的门被拉开，党委书记兼厂长刘剑从里面走了出来。这是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，紫色脸膛，四方脸，闊肩膀，眉梢額角爬着几条皺紋，唇上留着一抹黑胡須。他的嘴角挂着对青年人的喜爱和善意的嘲弄，他的整个面容令人一眼望去便产生一种立刻要跟他接近的愿望。

他环顾着，早知道他们的来意了，但他故意若无其事地问：“你们来干什么呀？”

大家都沉默着，面面相覷。

小周偷偷地推了馮志清一下。

馮志清从人群里走上前说：“刘书记，是这样的……”

刘书记：“这么晚，还不睡觉，赶快给我滚回被窝里去！”

馮志清固执地问：“为什么不批准我们？”

顾师傅：“刘书记，你别以为我年纪大，你看看……”

一个有力的拳头在刘书记面前晃了一下。

刘书记对顾师傅笑了笑，随着扫了大家一眼说：“我也报了名，也没有批准啊！”

李素芳：“你是书记，你走了，谁来领导生产？”

刘书记：“啊！李素芳，你说得对呀！我问你，大家都走了，工厂谁来生产？”

李素芳瞪目结舌地答不出来，馮志清瞪了她一眼。

刘书记严峻地：“明天要不要生产？”

工人们无言可对，小周躲到后面，低声说：“这回完啦！”

刘书记：“生产要不要人？小周，你说！”

小周十分尴尬地：“說不好，反正說不过你！”

刘书记：“哈哈……不，你自己也没有說服自己。把工厂搬到朝鲜去，行不行？”

小周：“当然不行！”

刘书记：“打美国鬼，要子弹，要飞机大炮……志愿军要吃、要穿……朝鲜前线需要各方面的支援……我们生产，跟朝鲜前线有没有关系？”

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

刘书记突然地：“馮志清，你说，有没有关系？”

馮志清惊醒过来，不知所措。

刘书记：“有没有关系？”

馮志清无可奈何地：“那还用說！”

刘书记：“好，懂得就好了！”他爽朗地笑起来，“同志们，回去吧！我们明天再开个大会，把这个问题再讨论一

下。”

但是，大家沒有动。

刘書記：“喔，都愿意当志愿軍！好呀，看看你們象不象呀，注意啦！”他突然地喊起口令：“立——正！向后——轉！”

大家哄堂大笑，参差不齐地向后轉。

刘書記：“便步——走！”

大家便步走着，笑着，刘書記也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但是，馮志清沒有笑，他低着头走在后面。走到楼梯口时，他忽地回轉身，站在刘書記面前，似乎还有什么話要說。

刘書記：“馮志清，你怎么啦？”

馮志清：“刘書記，我……”

刘書記：“你，你应该带头听指揮，对嗎？”

馮志清下意识地：“对！”

刘書記伸出手說：“那太好啦，再见！”

馮志清握住刘書記的手：“再见！”他一說完，就迅速地轉身奔下楼去。

刘書記望着他的背影，贊許地点一下头。当他走回厂长室时，才发现女秘书还站在門边！于是他笑着說：“你也回去休息吧，你的防綫沒守住，給攻破啦！”

八

几天后的一个傍晚。

李华和馮志清默默地在海堤上走着。

晚归的漁船开进港湾。夕阳的余輝映着归帆。

李华：“这儿太好啦！”

馮志清：“还不是和往常一样！”

李华：“不，太不一样啦，真舍不得离开这儿！”

这话触动了馮志清心头的隐痛，他低下头沉默起来。李华体会到他的心情，但一时又找不到什么話說，便也沉默起来。

海涛在海堤下嘩嘩地掀起白色的浪花。

海鷗在波涛上翩翩飞舞。

他們默默地走着，走着……

他們走到家属住宅区。

李华：“到我家坐坐吧！”

九

这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，陈設簡洁、朴素。

李华的妻子——金凤，一个廿七八岁的、动作利落的女工，正在为李华收拾着行李。包袱已經过大了，但她还在設法将一双木屐塞进去。她的四岁的女孩——小玲，站在桌子旁边，抿着嘴，全神貫注地凝視着母亲的动作。

李华和馮志清推門走进来。

小玲跳起来，扑向他們，尖声喊道：“爸爸！馮叔叔！”

馮志清抱起小玲。

李華走到妻子身邊，從她手里拿過木屐說：“這個也帶？背包太大了！”

金鳳：“這是你穿慣了的，朝鮮不好找！”

李華：“上戰場还用得着這個？”

金鳳笑了：“是呀，說走就走，你自己也不早準備，弄得人心多亂！”

這時小玲突然問馮志清道：“馮叔叔，你也是志願軍？和我爸爸一樣嗎？”

馮志清苦笑着，答不出來。

李華忙說：“小玲，咱們不是有糖嗎？拿來給叔叔吃。”

小玲從馮志清懷里溜下來，走到架子前面，拿起一個罐子搖了一下，是空的。

小玲：“爸爸，沒有啦！”

李華：“那麼，你乖乖坐着，別搗亂！”

小玲真的坐到小凳子上，象大人般地说：“爸爸，你走啦，誰上托兒所接我呀？”

李華：“媽媽接你！”

小玲：“不，爸爸接好！媽媽太忙，总叫我等，人家小朋友都走啦，就剩我一个人！”

孩子的話使金鳳心头陡地兜上了离愁別緒，她隨手拿起桌子上的相框，悵悵地看着框子里全家三人合照的相片。

李华一把抱起小玲，吻她一下，說：“等爸爸回来，还接你去！”

小玲：“那你就快回来！”

李华：“对，一定快回来！”

金凤听着他們的对话，放下相框，心头一阵辛酸，眼泪几乎掉了下来，她赶忙转过脸，偷偷地掏出手帕，擦了一下眼睛，然后又走到包袱前面，拾掇起事实上已经完全不必再收拾的行李来。

金凤的这些举动李华全都看在眼里，他心里也激荡着离别的情绪，但他不愿意流露出来（特别是在馮志清的面前），因此他放下小玲，装得若无其事地说：“帮你妈妈去！”

小玲听话地跑到妈妈身边。

馮志清一直倚在窗边沉思着。这时突然离开窗口，冲着李华，大声說道：“你看，我少了那个条件？身体好，决心大，又不象你那样有牵挂……”

李华诧异地瞪着他，用充满友爱和慰惜的声調說：“别死心眼了，后方前方都是为革命出力！”

馮志清：“你当然轻松，背包一背就……”

李华：“你有力气还愁没处使？”

馮志清赌气地：“我现在就是有力气没处使哪！”

門外突然有人大声喊道：“报告！”

大家猛然抬起头，只见小周蓦地跳进来，他两脚一碰，